

新民晚报

夜光杯

茫茫人海中，人与人相知相遇纯属缘分。有些人，与之相识数十年，仍平淡如水；而有些人，虽然仅一面之缘，却印象深刻，甚至铭记终生。

和阿米尔·汗相识是因为其新作《印度暴徒》宣传，阿米尔·汗以往作品大多以反映现实底层生活风格为主，但《印度暴徒》却讲述一个江湖骗子坎坷人

小站与远方

我乘过火车无数，唯独50多年前在鹰厦线崇山峻岭上乘车的情景老是在我脑中闪现：火车单调地在半山腰里吭吭哧哧地开着，周围没有其他声音，河的对

每每想到这些小站，就好像在那儿坐上一会儿。

那年深秋和几位同学去青浦练塘，约好在石湖荡小站汇合后步行前往。早晨的田野上有着薄雾，像油画；家家炊烟袅袅，远远地传来几声鸡鸣。

后来我调到石湖荡工作。一次陪伴一位专程回家乡上访的老太太候车。她说，她的故乡是石湖荡，18岁时远嫁江西，故乡已经没有她的房屋，也不知道有哪些亲戚。

送走她后，我望着空荡荡的车站想：小站，也承载着厚重的情怀。

常见恋爱中的情侣，两手紧拉着，分别走在两条铁轨上，两铁轨永远平等相处着通向远方，头顶是太阳，周边是芬芳，很是浪漫。

车站旁有一棚屋，住着位胡子拉碴的壮年，姓王，他的任务就是每天推个独轮车在铁轨上巡查，去时走这条轨，回时走另一条轨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不论烈日寒冬还是风狂雨猛，每天几十里路，检查铁轨、路基、道岔……

中国铁路有多长，就有多少个这样的老王。他们的工作是否有诗意呢？

车站旁有一户人家，没有一个人务农，靠老邵一个人的工资养活着一大家子。但附近农民从没有看到老邵上班。

老邵是长话局的线路工，管着石湖荡到新浜的一段线路。他平时巡线周边的人是看不到的，天气正常情况下又不用出工。好在老邵一家人为人人都低调，待人和气，也没遭邻居们因妒忌而生恨的。

其实老邵很委屈的，长话局是市管单位，一度还被军队代表管着。当时农村的晚上是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他经常手握手电筒，在风狂雨猛时夜巡。有一年，天气连续几天下冻雨，他几天几夜巡线，在恶劣条件的夜色中爬上电杆拉线接线维修。

我这才知道，铁路线并不只是平面的两条铁轨，它是立体前行的。

“一切顺利”

——阿米尔·汗印象 曹可凡

宝’。听罢不禁大惊失色，原来，阿米尔·汗准备角色之际，碰巧读到英文版《鹿鼎记》，金庸先生笔下那个爱慕虚荣、自轻自贱、鉴貌辨色、说谎欺诈并依赖“精神胜利法”获得麻木自慰之韦小宝，恰恰折射出人性之荒诞。

以显得如此年轻。”故阿米尔·汗感谢上苍眷顾，得以靠灵敏头脑和健硕体格，完成角色创造。说起母亲，阿米尔·汗眼神中闪现出一份尊崇。在他看来，虽然母亲当年竭力反对儿子从事电影，期待儿子成为律师、工程师或管理者，但得知阿米尔·汗执着于电影艺术，也就不再阻拦。

阿米尔·汗被誉为“电影天王”，不仅因为其所饰角色性格迥异，还因为对于任何年龄段人物，均拿捏自如。他可以在《三傻大闹宝莱坞》中以45岁“高龄”演20岁大学生；在《摔跤吧！爸爸》中，虽已过天命之年，却能自如游走在19岁、29岁以及55岁三个不同年龄段，毫无违和

之感。似乎年龄对他而言，从来不是诠释角色之障碍。而他目测年龄也比真实年龄年轻许多。对此，阿米尔·汗似乎也颇为自得，称这是遗传自母亲基因，因为母亲驻颜有术，堪称奇迹。

正处远征途中长途跋涉的爱人。他此刻正在攀登山岗，身旁的马儿已因路途劳累而病，随行的仆人也积劳成疾，无力前行。

表达思念的最美方式 陈怀英

女子因思念而处于出神忘我的状态并非脑海思绪一片空白，事实上，此刻这位女子的脑海中正充满着丰富的想象，诗歌接下来的内容，诗人笔锋一转，描写了女子脑海中所幻想的内容。“陟彼崔嵬，我马虺隤。我姑酌彼金罍，维以不永怀。”女子遥想当下

己儿子获胜而高兴，但她却为对方母亲着想。自此，阿米尔·汗凡事均会站在第三者角度思考，处处为他人着想。

慢慢慢来，别着急。保持耐心，生活总有一天会给出它曾向你提出过的所有问题的答案和“这个世界充满假象，唯有痛苦从不说谎；爸爸不能时刻保护着你，爸爸只负责教你战斗，最后你要战胜自己的恐惧，自我拯救”等经典台词，随着电影热映不脛而走，成为启迪人心的箴言。

近日惊闻阿米尔·汗身染新冠肺炎，谨用《三傻大闹宝莱坞》里一句台词，愿他早日康复，那就是“All is well”（一切顺利）！

翅膀山涯，携友漫游兴化，赏油菜花，品板桥画。三 笑指黄鸪飞腾，旭日升。琅琊櫻花纷纷，迎客朋。莫回首，妖孽盛，泣鬼神。方仓今朝重逢，四月春。

正处远征途中长途跋涉的爱人。他此刻正在攀登山岗，身旁的马儿已因路途劳累而病，随行的仆人也积劳成疾，无力前行。

表达思念的最美方式 陈怀英

女子因思念而处于出神忘我的状态并非脑海思绪一片空白，事实上，此刻这位女子的脑海中正充满着丰富的想象，诗歌接下来的内容，诗人笔锋一转，描写了女子脑海中所幻想的内容。“陟彼崔嵬，我马虺隤。我姑酌彼金罍，维以不永怀。”女子遥想当下



淘书记忆 (油画) 覃泽佳

翅膀山涯，携友漫游兴化，赏油菜花，品板桥画。三 笑指黄鸪飞腾，旭日升。琅琊櫻花纷纷，迎客朋。莫回首，妖孽盛，泣鬼神。方仓今朝重逢，四月春。

表达思念的最美方式 陈怀英

女子因思念而处于出神忘我的状态并非脑海思绪一片空白，事实上，此刻这位女子的脑海中正充满着丰富的想象，诗歌接下来的内容，诗人笔锋一转，描写了女子脑海中所幻想的内容。“陟彼崔嵬，我马虺隤。我姑酌彼金罍，维以不永怀。”女子遥想当下

正处远征途中长途跋涉的爱人。他此刻正在攀登山岗，身旁的马儿已因路途劳累而病，随行的仆人也积劳成疾，无力前行。

表达思念的最美方式 陈怀英

女子因思念而处于出神忘我的状态并非脑海思绪一片空白，事实上，此刻这位女子的脑海中正充满着丰富的想象，诗歌接下来的内容，诗人笔锋一转，描写了女子脑海中所幻想的内容。“陟彼崔嵬，我马虺隤。我姑酌彼金罍，维以不永怀。”女子遥想当下

正处远征途中长途跋涉的爱人。他此刻正在攀登山岗，身旁的马儿已因路途劳累而病，随行的仆人也积劳成疾，无力前行。

表达思念的最美方式 陈怀英

那天，我和好友阿展去吃叉烧面，吃着，吃着，阿展突然动情地向我忆述了一桩陈年往事。

读中学时，父亲失业，在贫穷的夹缝里苟延残喘的母亲，无法挤出多余的钱给他买午餐，每天上学，仅仅给他两片面包，撒点白糖，让他就着自来水，草草果腹。

他对我说：“不曾试过饥火中烧的人，绝对难以想象饥饿的可怕。起初，你看到什么都想吞，桌子、椅子、书包……甚至，风和雨，你也想吃想喝。接着，痛来了，就像有人在你胃囊里挂了个鱼钩，死命拉，每一寸胃壁都在狂喊着疼痛！母亲教我喝大量的自来水，胃囊沉甸甸的，便感觉不到痛了。”

学校里一个卖叉烧面的中年妇人，从其他学生口中知道他的窘状，有一天，主动找到他，温婉地对他说道：“我每天准备的食材都有剩余，带回家去，嫌麻烦；倒掉嘛，又太浪费了。以后，你每天来我摊子，我给你煮碗面吃。”

纵然是傻子，也知道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。阿姨想保护阿展的自尊心，可阿姨不知道，阿展的自尊心早就被饥饿吞噬了。阿展在心里默默地说：“阿姨，谢谢您。这笔账，我记在心上了。”

他始终没有忘记学校里那个善心的面摊阿姨。终于，这一天，他带着一张支票，回返当年的学府。

面摊还在，阿姨还在，叉烧面的香气依旧，只是阿姨老了，皱纹如叶脉细细铺陈于脸上。

阿展报上了姓名，面摊阿姨非常高兴，一番声地喊道：“啊，我一直都记挂着你啊，你长高了、变壮了，我差一点不认得你了！”

阿展简单地述说了自己离校以后的情况，末了，取出支票，请阿姨收下。阿姨看也不看，便把支票推回去。阿展以为她客气，坚持要她收下，双方推来推去，相持不下，最后，阿姨叹了一口气，决定坦陈真相：“老实告诉你吧，当年，是你的级任韩老师要我这样做的。几年来，你在学校吃的每一碗面，都是由她付款的，每个月结账一次。不过，她再三再四地交代，绝对不能让你知道，所以，我才一直保守秘密。现在，时过境迁，告诉你也不妨。”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：“再说啊，韩老师如今也不在了。”

阿展愕愕地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面摊阿姨，心像受惊的麻雀，一下子乱了。韩老师的形象，也快速浮现于脑际——黑白掺杂的头发直直地垂着，眸子含笑，说话慢条斯理的，有着用不完的耐心。她是他中一的语文老师，只教了他一年。他毕业离校后，韩老师便因为罹患末期乳癌而去世了。记得曾有同学问他要不要去吊唁，他当时为了应付初级学院的考试而忙得天昏地暗，没去。只是想起韩老师的孜孜矻矻，鞠躬尽瘁，心里未免有些许遗憾、有些许难过。

如今，他和韩老师阴阳两隔了，他才赫然知道，韩老师一直像个慈母般，在背地里默默地关注着他，照顾着他，直到他毕业为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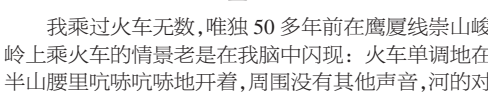
离开食堂后，阿展走向校长室，征得校方同意，以校友的名义，成立了一个基金会，资助贫寒学生用餐。

当年老师的一个善念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——直到多年以后的今天，阿展还是学校里那个匿名的赞助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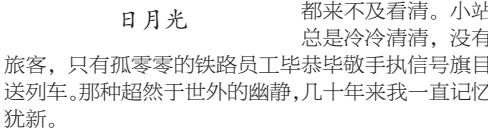
述，则其文学张力就显得较弱，而此诗的妙处在于诗人并非平铺直叙地描写女子的思念之情，而是借着自己的内心想象转换了文学视角。女子想象着自己朝思暮想的爱人当下所处的状态，想象着他是否也和自己一样被这份思念所困？是否此刻也同样忧伤地思念着自己呢？这种文学视角上的换位，拓宽了诗歌在距离空间上的张力，将“思念”这种感情，用最动人的笔触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。

《卷耳》一诗用文学视角的换位方式来表达思念之情，对中国后世诗歌和文学作品产生了极大影响，被称为“千古怀人诗之鼻祖”，如后世王维的千古名句“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”、杜甫的《月夜》一诗等均利用了类似的空间转换、虚实交错的手法，令诗歌所抒发的思念情感愈加深沉动人，这样的表达方式都脱胎于《卷耳》一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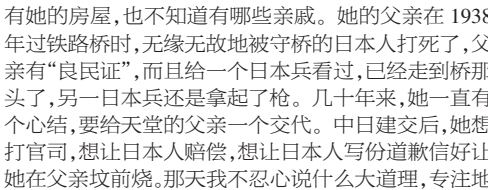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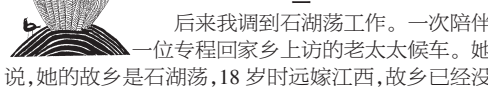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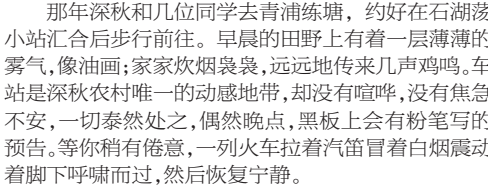
诗人用时间的绵延长来表达爱人内心的思念之情，影响至今。 责编：徐婉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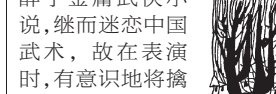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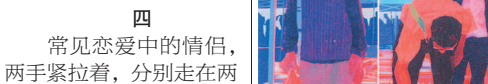
小站与远方 月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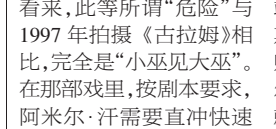
每每想到这些小站，就好像在那儿坐上一会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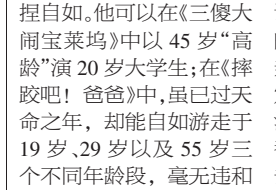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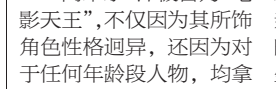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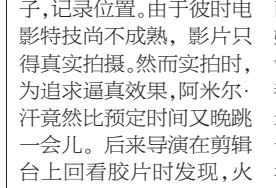
淘书记忆 (油画) 覃泽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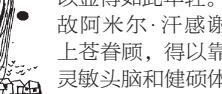
淘书记忆 (油画) 覃泽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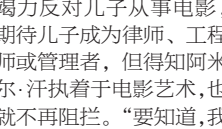
每每想到这些小站，就好像在那儿坐上一会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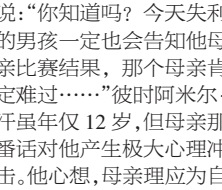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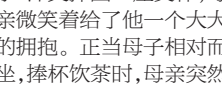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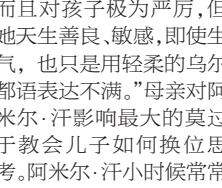
淘书记忆 (油画) 覃泽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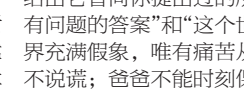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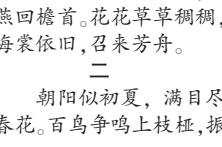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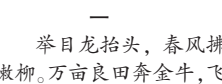
淘书记忆 (油画) 覃泽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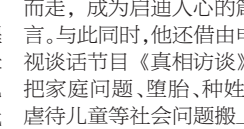
每每想到这些小站，就好像在那儿坐上一会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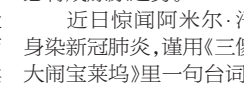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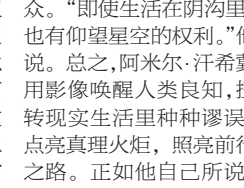
淘书记忆 (油画) 覃泽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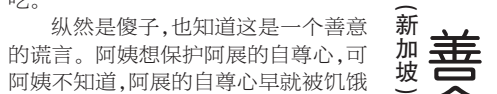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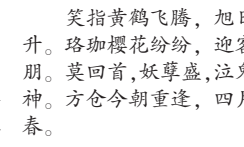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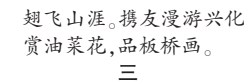
淘书记忆 (油画) 覃泽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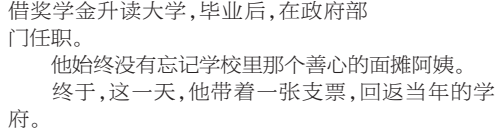
每每想到这些小站，就好像在那儿坐上一会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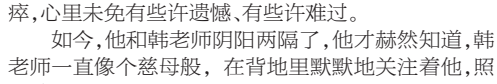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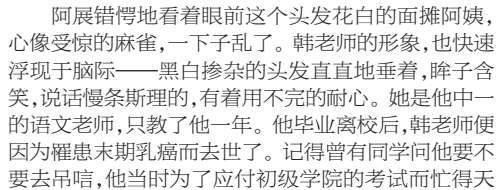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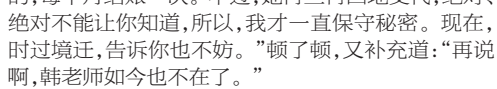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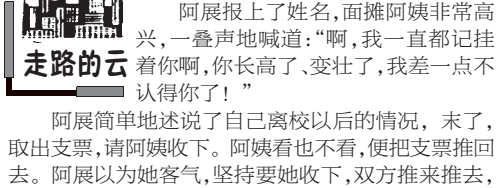
淘书记忆 (油画) 覃泽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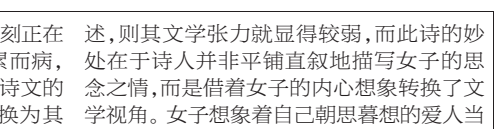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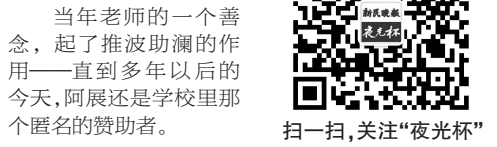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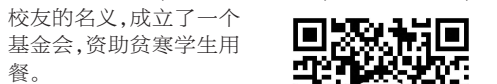
淘书记忆 (油画) 覃泽佳



每每想到这些小站，就好像在那儿坐上一会儿。



淘书记忆 (油画) 覃泽佳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